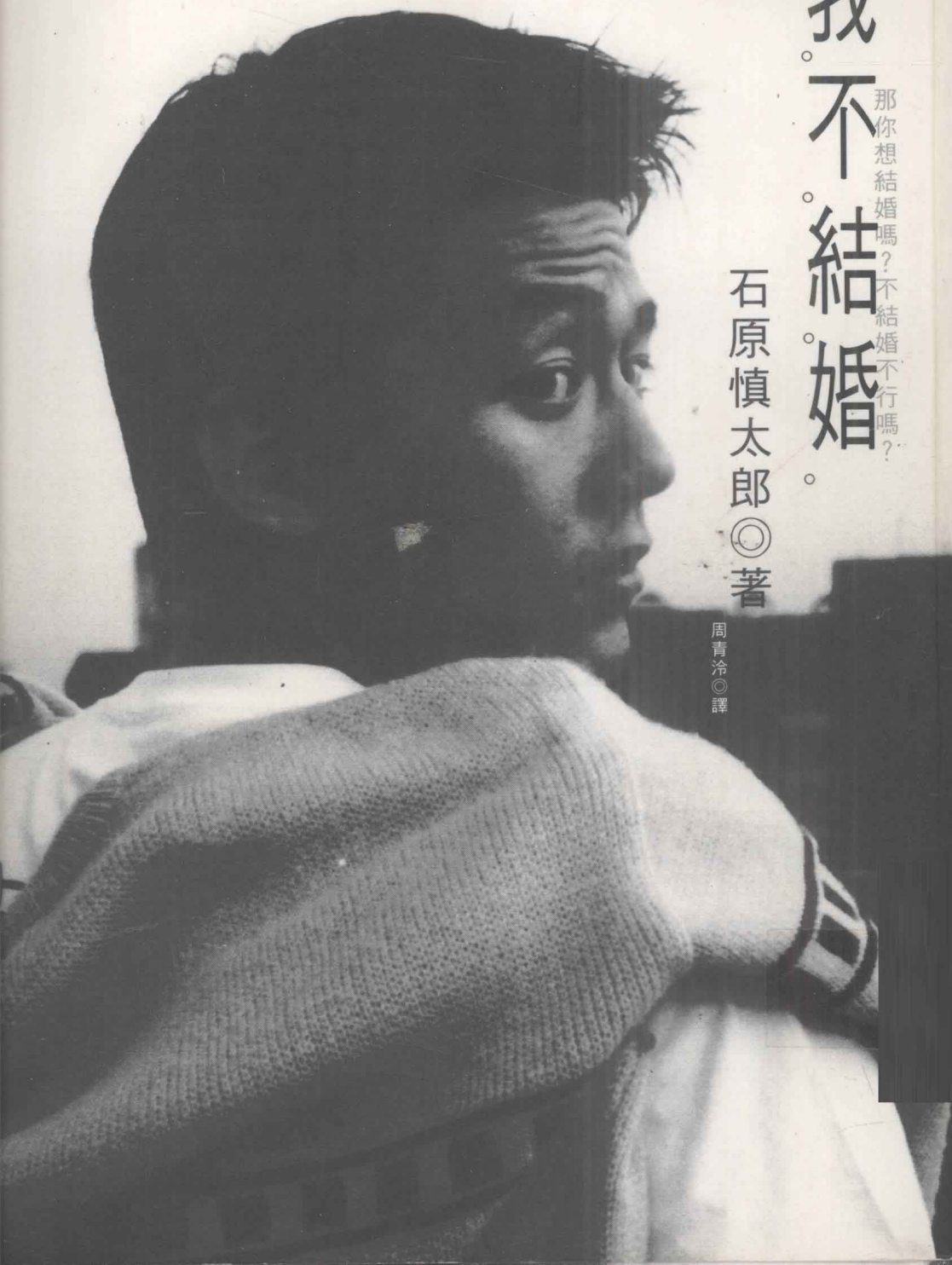


我。不。結。婚。

那你想結婚嗎？不結婚不行嗎？

石原慎太郎◎著

周青冷◎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我不結婚 / 石原慎太郎著；周青冷譯。-- 初版。

-- 臺北縣三重市：新雨，2003〔民92〕

面： 公分

ISBN 957-733-784-8(平裝)

861.57

91024567

我不結婚

二〇〇三年四月初版

作者 石原慎太郎

譯者 周青泠

企劃・編輯 江荷僊

主編 王紹庭

發行人 王永福

出版發行 新雨出版社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一〇二號八樓

電話 出版(〇二)二九七八-九五二八

營業(〇二)二九七八-九五二九

傳真 (〇二)二九七八-九五一八

電子信箱 a68689@ms22.hinet.net

郵撥帳號 一一九五四九九六

出版登記 局版台業字第四〇六三號

定價 二〇〇元

BOKU WA KEKKON SHINAI

by ISHIHARA Shintaro

Copyright 2001 by ISHIHARA Shinta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complex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全一卷,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歡迎讀者郵政劃撥訂購本社圖書

訂購五本以上九折，團購三十本以上八折優惠。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我不結婚

石原慎太郎

新雨出版社

不結婚的日本男人

劉黎兒

不結婚的男人現在在日本到處都是，不僅女人晚婚、不婚，男人也一樣，但是《我不結婚》比較特殊的一點在於這是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寫的不婚男人的女人觀察與性愛體驗，其次則是今年七十歲、已婚的石原慎太郎回頭摹寫卅四歲不婚男人的心境，因此此一作品在二〇〇一年文學界發表時便已經引起話題，當時是以筆名發表的，以單行本問世之後，更是轟動日本社會，電視、雜誌等媒體紛紛討論不婚男人的處境，當然石原在書中提出無數的理由，幾乎已經將不婚的理由討論淋漓盡致，反而讓人懷疑石原真的是在為不婚而辯嗎？

當然石原在成為政治家之前，是先成為作家的，廿四歲的他以《太陽的季節》拿到芥川獎，芥川獎通常與直木獎同時發表，大抵是較接近大眾小說領域的直木獎作品會比較暢銷，但是《太陽的季節》（至今賣了八十九萬本）的銷售成績卻超越直木獎。過了十二年，他才以三百萬票創紀錄的高票當選參議員開始從政，從此

以後，有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他都是跨足政治家與作家兩界的，但他的寫作也不是半調子的，每年都有數本書出版，除了政論、人生論之外，也有小說，除《我不結婚》登上排行榜外，其他像是《弟》賣了一百四十萬本，還得到每日文學獎特別獎。這次的《我不結婚》其中也有不少性愛場面的描寫，因此在日本很喜歡將此書與《太陽的季節》並列來讀，認為石原至此算是回到自己創作的一個原點；而這本《我不結婚》其實也是石原當了東京都知事之後所寫的第一本小說。

寫《我不結婚》的石原當時也已將近七十歲了，他突然重返青春時代寫只有自己一半年紀的小說，當然令人有些吃驚，不過最近日本幾位資深作家都有返老還童的現象，像過了半百的村上春樹在最近十年的力作《海邊的卡夫卡》中寫的男主角的「我」是十五歲，情色大師渡邊淳一寫的《紅色城堡》的男主角也是渡邊實際年齡的一半，這些作家在作品中不再描寫和自己同年齡層主角的心理，或許也很值得探討。

當然石原慎太郎筆下不結婚的男主角跟其他作家的情形可能有點不同，因為他自己說「我家四個男孩中次男以及四男都不結婚」，因此他是以他當時快要四十歲還不結婚的小兒子石原良純為假設對象寫的，而現在已滿四十歲的石原良純，在二

〇〇二年九月已然結婚，石原算是落下胸中大石，所以基本上石原其實還是主張該結婚的，只是他對於現代年輕人的婚姻觀無法理解，然而他不愧是作家，是一位愛談人生論的男人，所以在此時，他反而下了一個與自己想法相反的結論，然後來探討環繞「不婚」的男女的「性」與「愛」。

當然一下子要到退卅五歲一代來描寫卅四歲的男人，是一項很大的挑戰，必須要拋棄過多的人生經驗，還要去想像一些作家自己所未經歷過的事；當然有些比喻會是因為過於文雅反而露出歲月馬腳的，像是男主角在片山由紀子離自己而去時的情景，石原用的比喻是如漢元帝送王昭君出塞的心境，然而這樣的比喻大概不是卅四歲的男主角會用的，或許正是因為有此顧慮，因此石原不斷強調不婚的男主角有古風的一面。當然，作家其實還是會在作品中留下自己的投影，像是男主角的叔父便可以想像為石原本人，或許在婚禮中誇讚新娘時會有著想說「她一定是處女」的衝動的便是石原本人，具有這種勇於打破當前「非處女是理所當然」的常識，以及追求處女性的強烈精力的正是石原。

不過石原當然不是真的如此保守的，男主角在不婚的同時與各種女人交往，當中有對結婚有野心的女人，也有已婚的女人以及離過婚的女人，儘管書中男主角堅

持不婚，而歷史上可以引用的關於婚姻的壞話、名言更是說不完，作品中除了談到婚姻的束縛，其實同時也談到未婚者也會渴求變化或是因寂寞不安而出現遲疑，因此原本與男主角同出同入的玩伴武井，最後也是淪陷而被劃入結婚那國，主角到頭來反而還得靠一個小女孩來堅定自己不婚的決心呢！

日本現在男人不婚的比率相當高，尤其是卅幾歲以及四十幾歲一代的男人，不婚率其實高出女人相當多，男人不婚的理由究竟是什麼呢？是因為現在日本自立的女人增加，太過生猛反而令男人感到害怕、變得脆弱嗎？還是因為對於未來有所不安而不想結婚？抑或是像男主角般想保持自由之身，不必每晚回家都看同一個女人的面孔呢？這種對於婚姻的不安與束縛之感，不僅是現代男人覺得如此，其實女人也一樣，因此女人也不見得就想結婚，只是女人縱使不婚卻還是有想要孩子的母性不易克制的情形產生，因此也有未婚女人藉性行為留下男人的種，或是乾脆去精子銀行購買的情事發生。

不婚的男人中其實還是有三分之一覺得自己終究是想結婚的，但是卻找不到適合的對象，這種焦慮是一直都存在的，但是除了像武井那樣的豪門仍流行相親之外，日本現在關於婚姻介紹的行業事實上是相當興盛，其實這也是一種變相的現代

相親，讓電腦以及專業人員為自己挑出適婚的對象，大概也就不會因為瞎摸而像武井般摸上賣春俱樂部或是其他陷阱吧！石原本人其實還是對於日本目前因為不婚、晚婚而引起的少子化情況感到相當憂心的，因為依目前的速度，大概再過五十年，日本人口至少會減少二千七百萬人口，現在一億三千萬人口的日本，可能會少到一億以下，日本當政者都擔心日本國力會因此大為衰退，因此以《我不結婚》為題，其實也有石原身為政治家的基本關心在其中吧！當然極端的政治家或許會說出「乾脆將婚姻訂為國家徵兵制般地，為國民義務算了」的言論，但這當然是行不通的，那不婚到底有何理由，乾脆先全部列舉、辯論完再說。

在已婚的人看來，未婚的人在人生經驗方面有所欠缺，連不婚的男主角都不得不承認他遭遇的淳子與良美都有過婚姻經驗，對於未婚的男人而言，是能產生相當的依賴、療療效果的，但即使是失敗的婚姻，也會讓女人有一種安定感，不會像未曾結過婚的由紀子，還有想要將男人費力捲到自己人生中的野心與焦慮。不過即使如此，淳子與良美這兩者也不會觸發男人覺得婚姻有其價值的意識，而是讓男人覺得與不見得要結婚的女人交往在心態上比較能放鬆，不會為了自己不想論及嫁娶而與女人之間出現緊張感。

卅四歲的男主角，身邊有九成的朋友都結了婚，但也有三成已經離婚，這正是目前日本統計數字的縮影，日本的離婚率不斷提高，已經高達三對中有一對離婚，高離婚率也連帶影響未婚的人對於婚姻的質疑以及不安，像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便是一位不婚的男人，雖然他曾離過一次婚，但卻一直不肯再婚，原因便是「離婚要花費結婚十倍以上精力」，既然很可能離婚，那又何必結婚呢！

男人不婚的許多理由中，或許也有與良美離婚的理由一樣的，也就是想維持獨立的個人，不要黏答答的關係；不過這種獨立主權的主張，出現在男人身上不但沒有問題，而且還是正統的想法，沒有主權觀念的男人反而還會被女人瞧不起，但是有主權概念的女人卻會被譏諷是一種變相的女性主義。

當然未婚便可以有不斷與不同的女人發生關係的自由，不過這其中也會出現主要女友以及非主要女友之分，因此束縛人的不僅是婚姻證書的一張紙而已，其實男女只要交往，動了感情，還是會多少有些佔有慾的，稱得上是自己的男人或女人的對象若與別的異性交往還是會令自己不舒服，而且女人是很敏感的，很快便能查知男人的潛意識，像是男主角將理智作為道具掩飾自己的真正心態，從一開始即為良美識破；不論是已婚或是未婚，要想偷吃點小點心或打野食，還是要真的有主食可

吃，才會覺得野食可貴，所以即使是未婚的男主角也會在由紀子離開後，覺得當時來往的另一個女友兼子的意義突然稀薄起來。

女人倒過來向男人求婚，遭到男人拒絕，等到女人要離開去其他男人的地方，男人便覺得自己很蠢，後悔自己不知道好好珍惜機會，這種後悔也是很日本的，我剛也在另一部囊括二〇〇三年日本所有電影獎的「黃昏清兵衛」中看到；男人不婚，現代的日本女人如果真的想與他結婚，是不會放過他的，但是也不會死等活等，終究會讓男人發現自己是多麼值得的好女人，當然石原也認為女人如果是為了向自己真正喜愛的男人證明自己隨時有能力結婚而結婚的話，那等於是一種自殺。

石原在書中對於婚姻不斷有所辯論，同時也發明相當多的新名詞，像是「婚姻逃走族」、「熱情絕對值」等，警句連連，在使用文字以及情節的安排上，石原是相當純熟的作家，尤其是男主角與良美以及淳子的性愛場面描寫，雖然已經不如《太陽的季節》般的青春興奮，是很含蓄的比喻，不過還是具有煽情的效果。日文原文相當具有韻律感，所以單單只是文體也很值得一讀，讀起來有跳躍感。

值得一提的，這與《太陽的季節》或是石原其他的作品一樣，有不少場面是與海、遊艇有關的，因為在石原與弟弟石原裕次郎很小的時候，父親便曾買過一艘小

遊艇給他們，那是決定他們倆兄弟人生原型的遊艇，因而海也從此與他們有不可分的關係，所以他自已說「海對我而言，是我人生的光環，照耀出我的所在」，海、石原與石原文學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我不結婚》也不例外。而除了這兩部作品外，在石原的《不歸海》以及《關於風的記憶》、《遭難者》、《不可思議、不可思議的海》等書中，海也是非常重要的主題；遊艇其實也是一種高階生活的象徵，所以石原筆下的男主角便是如此的上流社會的菁英，自視頗高，因此對於性愛或是女人都還有相當知性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因為無法理解「結婚」的好處感到無法釋然，悶悶不樂的模樣也是很文人的。

在一九五五年所寫的《太陽的季節》，其實是描寫對性愛的解放，在過了近乎半個世紀，石原慎太郎現在卻認為「過度解放的話，變成沒有禁慾，真正的官能也欠缺神祕性了」，這或許也是小說中叔父要出示處女膜的放大寫真來說明會造成想像的幻滅的原因吧。

雖然《我不結婚》讀來像是青春小說，但是石原表示自己並非想投影當下的年輕人，而只是想描寫現代人而已，如果自己已是關在書房裡的話，便完全對當今時代的風俗氣氛不了解，而也正是因為寫小說，讓石原自己在從政的同時也能夠享受情色。

我

不

結

婚

——婚姻是絕大多數人所歡迎的不幸——

米南德

（譯注：古希臘喜劇作家）

梅雨季開始前的陽光已經充滿了夏日的氣息，雖然強勁倒也令人神清氣爽。這或許是在一年之中天氣最好的一個星期六。

昨天晚上和武井他們相約在六本木，中野還故意帶了幾個OL來，並和她們在一旁嘻笑打罵、開心地喧鬧，不過我和武井實在不覺得那幾個OL有任何令人驚豔之處，於是兩人便在商量後一起開溜了。說實在的，這明明就只是男人與女人間性愛的前戲而已，我們卻不知花了多少時間，在這種不握小手、不碰身體的距離裡，粗野地來回跳躍，不厭其煩地與對方周旋起舞。我所工作的設計事務所的老闆，也就是我的舅舅，十分擅長於跳吉魯巴，那種舞蹈看來實在頗為煽情，通常這種舞還是最適合夫妻來跳，如果舞伴是其他年輕小姐的話，大概就不好意思跳成那樣了。

我雖然也有學過這種舞，而且對舞步還滿熟練的，不過和我搭檔的舞伴也僅限於和自己正在交往中的女孩而已。

回程中武井說很久沒看海了想去海邊走走，而且預計明天天天氣應該也不錯，於是我們便相約隔日清晨一起到逗子海灣，把我老哥寄放在碼頭的帆船借出來，準備出海遊玩。然而到了那兒才發現，那船還是像以前一樣配備老舊，而且用來支撐桅杆最重要的纜索已經鏽蝕得快斷了。

管理員說等到新的纜索送來並修理好可能就已經過中午了，無可奈何的我們只好脫掉上衣半裸著身子，從車裡拿出將棋並在堤防上玩了起來。我發現每次我們這兩個人在一起打發時間的方法，終究還是下將棋。

說起這下棋的功力，若以業餘的人來說，我們倆算是很厲害了。然而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我們兩個人的實力總是平分秋色，從來沒有任何一方有突然大幅進步然後超越另外一方的紀錄。比如說，如果其中一方偷偷買了新的棋譜然後回家加緊練習並在比賽中贏了的話，那另一方下次一定也會買同樣的棋譜跟進。這種反覆的較勁一再重演，到最後雙方都開始對這種事感到厭倦，所以現在兩人就只是彼此作伴，隨性下下而已。

下完一局時，

「咳……難得天氣這麼棒又到這麼好的地方來，我們卻還是在下將棋。」
他把我講的話先講了。

「我們還真是沒什麼進步……不過其實這樣也沒什麼不好。」
「為什麼？」

「你想想，如果我們如果像那個濱口一樣勉強勉強結了婚，還生了兩個孩子，